

晋原平

著

著名作家

陈忠实、张平、王跃文、周梅森

联袂推荐



作家出版社



晋原平

中国美术学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台上台下/晋原平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1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03 - 3

I.台… II.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6317 号

台上台下

作 者: 晋原平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李明宇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28 千

印张: 16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503 - 3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和所有的人一样，我热爱我的故乡。

当我早已经远离了故乡的山山水水，龟缩在一座市井喧嚣天空灰蒙蒙的城市的阁楼里，反反复复在虚无的网上逡巡游弋的时候，思乡之情总是如影随形油然而生。

对故乡的钟爱简直就是一种病，因为所谓的故乡在我心中其实只剩下模糊一片，早没有一点清晰的影像了。有时心里忍不住这样怀疑，我到底有过这样一个被称作故乡的地方吗，现在的我真的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？

回家的路总是很艰难，从有记忆起就是这样。从县城到公社能走小车，从公社到一个叫做白峪口的地方能走吉普车，然后步行六里穿过几道流水潺潺的窄沟才能进村，而要从我现在这座城市回县城，还要翻一座大山。所以，只要一说回家看望父母，老婆就总是找借口推脱，我也总需要做好几天准备。

为了实现“天堑变通途”的梦想，前些年我们市县两级多方筹资，数千民工开进王莽岭，奋战了好几个寒暑，硬是在“煤矿采空区、地质构造区、土石混杂区”凿出了一条“火烧山隧道”，地方铁路和国家大道接了轨，小火车开到了我们家门口……不过很可惜，据说就因为这样复杂的“三区”作怪，这条希望之路剪彩之后就隧道坍塌，变成了一条绝望路，寸草不生的王莽岭火烧山依然如一条怪兽横亘在那里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望山兴叹……

这些年，我其实很少回家。尤其是近年来，日子过得不顺，见着谁都特心烦，就更是躲着过去的熟人，只说工作忙，好几个年头都没回去了。好在有哥哥立文，每年过年再寄几个钱，年迈的父母总还是可以生活的。

许多故乡的人来找我，没有一个不是来办这事那事的。有叔叔大爷也有侄孙后辈，更不用说许多的童年伙伴了。但是，每次见面都显得比较尴尬，总是等他们七七八八地说上好半天，口吐出一个不经意的名字或是某一件事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地“唔唔”起来……这样想来，所谓的故乡，其实就是一个“狗蛋”、“铁柱”之类的名字，或者就等于儿时打弹弓留下的一道疤痕，大雪天用罗子扣住的一只麻雀吗？

我无法说服自己。

也许，每个人的故乡其实只存在于自己的心里。记忆是虚阔而荒诞不经的，人心里头的东西更是莫名其妙，很自然，所谓的故乡，大概就更加荒诞不经而莫名其妙了。

那时候，天总是很蓝，日子过得很慢很慢，我们家的院子是四合头的，有大门、二门还有仪门，挑着飞梁双重出檐的木房子黑压压的那么高大，裸露的松木圆柱子裂着指头宽的缝隙，历经风霜的柏木橛扇沉重得推也推不开，灿烂的阳光被滤成奇奇怪怪的花格格图案……哥哥立文正在邻村里上学，爸爸全有在遥远的城市里当他的工人阶级，孤独的母亲在屋里一边纺毛线一边唱一首很凄婉的歌谣：你在你那个山来我在我那个沟，说不上那个话来咱们摆一摆手……

那时的我还没到上学的时候，但在记忆深处已经有了阶级的概念。我们家是富农成分，说话办事要特别小心，不要和村子里的人们随便来往，不要到了晚上还不回家。所以，我一般很少出门，出了门也总是溜墙根儿，整天就躲在露着四角天空的院子里，数一数砖雕影壁上的人物花卉，瞅一瞅衔着泥飞来又飞去的燕子，听屋檐下吊着的几个黑铁笼子在清风里摇来摇去，下面垂着的风铃发出一阵又一阵叮当的声音……

那时的我，心中最渴望的是有一副属于自己的弹弓，至于用它来做什么还没有认真想过。我知道我爷爷保家有一个黑皮弹弓射得很远，但是爷爷不喜欢我，把弹弓给了叔叔全贵家的孩子立新。我爷爷似乎从来就不喜欢我，真不知道这究竟是因为什么。我三爷保明家里也有一副，金黄的

皮子，听人说是牛筋做的，但是我不敢张口要。我从小就知道，人在世上张口是最难的，妈妈常说：人活脸面树活皮，人只要一张嘴脸面就没了。所以我早就下了决心，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一个，而且要比他们那两个的都漂亮，射得更远，所以我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件事情，到处寻找各种有用的材料，一直到太阳渐渐地落下山去。

突然，有人站在高高的山崖上大叫起来。那时我们村里还没有电、没有高音喇叭，有什么事情嗓子粗地站在崖顶一吆喝，全村上下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听出来了，那是说邻村在放电影，年轻人吆喝着要一起去看电影了。电影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偶尔听大人们议论起来，那个高兴劲儿，真比娶媳妇过年还过瘾哩，那一定是天下最最幸福的事情了。但是我知道，妈妈是绝对不允许我去的，那是五里的盘山路啊！妈妈真不知道该怎么搞的，好像全村上下都和她有仇似的，一天到晚把我看得那么紧，听着大门外面一阵踢踢跔跔的脚步声，我难过得差点哭出来。

“在野地里看电影有什么好，等到了城里，咱们到你爸爸公司的俱乐部里去看，坐着椅子，一排一排的，那才有意思呢。”

妈妈总是这样安慰我。

“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到城里去看看呢？”

“过年的时候吧，你哥哥放假了，咱们就到城里去住住。”

“我不信，去年你就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妈妈这次不骗你，真的等到大冬天了，咱们就到城里去过年，明年开春，你就要上学了。”

我们家是“六二压”，也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城里人，上世纪六二年的时候才从爸爸所在的大城市给压回到家乡来的，那年我刚刚两岁。我不知道什么叫“六二压”，但是知道我本应该是城里人，只是从来没有在城里面生活过，也不知道所谓的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爸爸一年回来一次，住上三五天就赶紧走了。爸爸本来长得就高大魁梧，似乎比村里一般人都要壮大得多，在我幼小的印象里就更高大了，走起路来简直就像一座移动的大山。爸爸回来了，穿着一身蓝毡莹莹的“工作服”东家出西家进，后面总围了一哨子人，见了谁都递上一根“洋旱烟”，我跟在后面乐颠颠地跑着，爸爸那个精神，我呀那个得意，真是太牛气不过了。等转

了一圈回到家里，爸爸才把手里一直攥着的那半截“洋旱烟”小心地塞到烟盒儿里，从锅沿边拿起一把古怪的旱烟锅子大口大口地吧嗒起来……

我立刻好奇地爬过去，盯着那一闪一闪的旱烟锅子说：“爸，爷爷的烟锅子是黄黄的、光光的，你这个怎么就像一个子弹壳子一样？”

爸爸哈哈笑了，好半天才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，我这是用厂里的废料焊出来的，不是用黄铜铸的。”

“焊？怎么叫焊……那，你能给我焊一个弹弓架子吗？”

“你要弹弓干什么？”

“千里、立新他们都有，就我没有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，赶你到厂里来，爸爸给你焊一个小汽车。”

“不，我不要汽车，我就要弹弓子。”

哥哥立文回来了，拿起放在炕上的那半盒烟，念着上面的字说：“大镜门，爸爸，大镜门在什么地方啊？”

爸爸似乎怕他把烟给偷了，立刻拿过来小心地装在口袋里，才说：“初中生，这你可就不知道了，在张家口，是长城上很出名的一个关口呢。”

“张家口，张家口在什么地方，离咱们这儿远吗？”

“远着哩。在河北的最北面，也是很出名的一个地方，文人叫什么……兵家必争之地……再出去，就到内蒙古丰镇了。”

“爸，那你又没念过书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”哥哥依旧盯着爸爸不依不饶地问。

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爸爸黑黝黝的方脸膛突然变得光亮起来，眼睛也闪闪地看着我和哥哥，又看看一直在地下忙碌做饭的妈妈说：“爸爸没读过书，但是爸爸这一辈子，走过的地方可不算少……张家口、丰镇，一直到呼市，这一带爸爸最熟悉了，年轻的时候来来回回住过好多年的……当年傅作义的骑兵师就驻扎在张家口，那个地方，打起仗来真的太重要了……”

爸爸似乎还要往下说，妈妈却立刻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这个人，平时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来，今天怎么了，和娃娃们说的些什么呀！吃饭吃饭，你们赶快拿碗筷，不要听你爸爸胡说瞎道，他那话纯粹是瞎说呢——对了，到

了外面千万不要说什么张家口、傅作义什么的，知道了吗?!”

听着妈妈一派责备的口气，爸爸、哥哥都不吭气，我更是不清楚他们哪个地方说错了，一家人只好闷着头地吃起饭来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爸爸总是沉默不语地做呀做，一天到晚很少说话，更少提他的往事，所以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都淹没在茫茫的烟尘里了，让我好奇了不知道多少年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不管我怎么追问，拙嘴笨舌的爸爸总是语焉不详，从来没有滔滔不绝地说上一次。妈妈却总是骂完这个骂那个，一天到晚责备不断。就像那个看电影的晚上，天很快黑下来，家里的煤油却用完了，妈妈就一边摸着黑铺被褥，一边又埋怨起这个倒霉的小山村、埋怨起“六二压”、埋怨起爸爸来了。我于是自告奋勇地说：“也许这几天小卖部的煤油回来了，我去打一斤吧。”

“快去快回，路上小心点!”妈妈说着，从裤口袋里小心地摸出两角钱：“一毛五一斤，剩下的再买两盒洋火。”

那个晚上没有月亮，天特别黑，整个村子也特别静。我们村离临河县很远，离公社也很远，完全是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山沟，一条清凌凌的小河流淌着、欢叫着，两旁是高大的山峦，沟底一排排挺拔的杨树和摇曳的河柳，半山坡开了梯田，点缀着一棵棵山桃山杏，再往上则是成片的松柏林，只有一面向阳的缓坡上斜挂着百十户小院落，从我们村再往里走，就更是黑压压的大山了。一条狭窄的街道从沟底蜿蜒到山顶，两边的院落高低错落，随山就势，整条街全是用碎石、鹅卵石铺出来的，走上去硌得脚板生疼。村里当时只有一个公社供销社的代营点，设在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家里，这女人名字很好听，叫“小鱼儿”，人长得也像鱼儿一样鲜活水灵，当然这是我现在想法，那时候不仅我没有见过什么鱼呀、虾呀的，全村人除了我爸爸大概也没有第二个见过那玩意儿。我当时就觉得这女人和村里的其他女人不一样，脸特别白，打补丁的衣服也比别人干净，而且她家没有公公婆婆也没有丈夫儿女，孤零零就她一个女人守着好大一座宅院。那时候村里老有狼来，家家院墙上都画着吓唬狼的大白圈儿，在黑夜显得特别刺眼。等到了她家街门口，那刺眼的大白圈儿更是一个连着一个，吓得人连大气都不敢出，我提着油瓶摸索了好半天才找到门扇。一推，门虚掩着，轻轻地就开了。西屋里明晃晃的，她家倒是

不缺油。正是大夏天，家门也不关，只吊着一个竹帘子。等我一撩帘子进去，却一下子定在地上了。

起先我只看到白白的一大团……后来闹清楚了，是一个白白的大屁股……下面是一个黑亮的瓦盆。等白白的那一团变长了，我才看到一个光溜溜的雪白身子……

女人大概也怔住了，叉着光腿站在地上呵斥：“咳，你这野小子，怎么也不喊一声就进来了！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我真的吓呆了。

“你，看那个傻样，你这么晚干什么来了？”

我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
炕上躺着的男人忽然咳嗽一声说：“这是全有家那个二小子吧，他才几岁，看叫你给吓坏了。没看见吗，他是来打煤油的。你快上来吧，把南房钥匙给他，让他自己去打吧。”

我傻傻地站着，一直到那女人把一个温热的犛锁子钥匙递到我手里，才飞快地从那间闷热的屋里跑出来。我小心地开了南房门，小心地用油溜子打满油瓶，似乎生怕那个光身子的女人再追到院子里来。

西屋里的灯光依旧很亮，里面的两个人却似乎打起架来，女人像哭又像在笑，高一声低一声的，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令人心跳又难受的哭声呢。

等我一直来到街上，才想起手里还攥着那宝贵的两毛钱，但是我怎么也不敢再把这钱给送回去了。

我想起来了，刚才炕上那个带着咳嗽的声音，好像是我们村非常厉害的黑脸支书肉肉，这个又黑又肉的老头子见了哪个娃娃都非要在你腿中间摸一把不可……我更害怕了，赶紧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跑。

那两毛钱我也没有交妈妈。妈妈问买的火柴呢，我说丢了。虽然挨了妈妈一通骂，却白赚了宝贵的两毛钱。回想起来，那真是我有生以来捞到的第一笔外快啊！

故乡的人常常来找我，因为大小而言，我也算是从故乡那个山脊窝里走出来的一个官员啊！

二十多年前离开故乡，我就到那个全国著名的大都会里上大学了。在我有限的记忆里，要想从贫苦落后的故乡逃出来，彻底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窘境，这是最基本也几乎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已经是村里几十年的榜样了，多少年以后人们还在用我的事迹教育着那些或大或小的后辈呢。

但是我也很无能，没有在那个人人艳羡的大都会里留下来，只好在一个雨天，扛着一纸箱的书，又回到这片黄土高原上来了。昔我去兮，杨柳依依，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这就是老百姓出身的缘故，一生中一直在面临着一个逆淘汰过程。好在我现在所在的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城市，在家乡人的眼里其实也和北京、上海差不多了，况且我又是在这座城市的一个核心机构里供职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在这个庞大机构的一个个分支和房间中倒来倒去，直到最后龟缩进一座铅灰色六层大楼最高处的一个房间里，默默注视着机关大院里进进出出的人流车流，注视着愈来愈熙熙攘攘的大街……一年一年过去，大街上的招牌换了又换，高楼大厦一栋栋拔地而起，原来清晰可辨的天际线没了，天空也被切割得愈来愈支离破碎，而我依然在这间老旧的房子里龟缩着，而且很可能继续龟缩下去。

故乡的人来了，按说是件很开心的事情。看一看，唠一唠，家长里短，人生际会，挺好。但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来的人们已经再也没

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了，来了就是说事情：告村长、告支书；给学校毕业的孩子找工作；人家十年的民办教师能够转正，为什么我们家的二十年了还不行；出去打工领不到工资，告到法院又判输了；买回来的四川女人跟着人跑了，一下子赔了一辈子的积蓄……反正千奇百怪什么事情都有，我真的有点害怕了。再后来，电话方便了，一天到晚铃声不断，我更是听到铃声一响就有点条件反射。我怎么觉得，这和我们家乡人传统的做派一点也不一样呢？

老一辈儿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，我和故乡的感情也就愈来愈淡漠，好像那种浓浓的血脉亲情也被他们一丝一丝地带到另一个世界里了。老爷爷月喜老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就去了，爷爷保家、二爷保国那一辈也是日渐凋零，很快只剩下肉肉老汉一个了。他个子矮矮的，身子胖胖的，两个肉肩膀上扛着方方正正的大脑袋，按辈分我该叫爷爷的，但是，全村所有的人都叫他肉肉，年纪大的也叫他瞎肉，真名叫什么我就知道了。自打我有了记忆时开始，肉肉就是我们村的支书，在我们村就一直是说一不二、地动山摇的人物啊。政策放宽以后，他儿子千里是我们村里冒出来的第一个万元户，早早地就在村里率先盖起了一栋镶着白瓷砖的小洋楼。他们家一向风光得很，几个儿女在村里吆五喝六，连走路都像螃蟹一样有横没竖的，暗地里几乎没有人不骂他们。

过去，小山村平静得像一滴水，像镶嵌在大山深处的一块璞玉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。倚山而建的一个个院落，墙上画满了吓唬野狼的大白圈。家家出门上地，院门上只象征性地挂一把土制的“聋”锁子，而且钥匙就搁在门檐上。一年四季，从来也没听说有人家丢东丢西，打架斗殴更是稀罕事儿……后来就变了，吓唬野狼的白圈圈倒是不画了，围墙也越垒越高，像千里这样发了财的还学城里人加装了防盗门窗，可许多人家的东西却总是不翼而飞。有时候人们一觉起来，突然发现村边的一溜苍松古柏竟然不见了，只留下了一个个白茬树桩和几道深深的车辙……听爸爸妈妈说，我叔叔全贵家那四个虎头虎脑的儿子，只有大儿子特别老实，一直在城里贩鱼贩虾，其他哥儿仨就常常喜欢做这一类营生，所以也渐渐成为村里颇有名气的“名家大户”了。虽然还不能够像人家肉肉家那样有横没竖地走，全贵叔叔也越来越喜欢披一件制服、一边

走一边威严地咳嗽几声了。

我们家和全贵叔叔家没有来往，这些年来，我和他也很少见面了，突然有一天接到他的一个电话，劈头问我：

“是全有家二子吧。娃呀，你说锯一条腿要多少钱啊？”

我一听就蒙住了，人好好的有锯腿的吗？再说了，真要到了锯腿的时候，谁还再管需要花多少钱，难道这是上街买山药蛋吗？这个亲叔叔虽然从来也没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，可我依然苦口婆心地追问了好半天，终于闹清楚了，近年来他有一条腿突然莫名其妙就溃烂不止，又没有钱治疗，从早到晚痛得要死要活，这才想起来要咬咬牙花一笔钱锯腿的……听着电话线那边遥远而苍老的声音，我只感到一阵阵后脊背发凉，连说话都打颤了：

“叔叔，你听我说，千万不要为钱的事着急，慢慢来，总有办法的……况且，这首先不是钱的问题。你先进城里来，我领着你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，需要怎么着再怎么着。至于钱（这个该死的东西！）……我虽然真的说不清楚，但是我想，一定用不了多少的，至多（我支吾着，因为真不知道他到底能够承受多少）……有一两千一定够了……”

电话那面沉默着。不管我再怎么说怎么解释，始终是死一样的沉默。一直过了好长时间，才发出低沉的一声叹息，断线了。

唉！电话依旧嘟嘟地响个不停，我的大脑却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。

村里人都知道，叔叔全贵和我爸爸全有是亲兄弟，但是关系一直很僵，我爷爷保家、二爷爷保国也是这样。至于他们和同为本家的肉肉他们，就更像是真正的异姓旁人了。这其间的原因说起来很复杂。所以，叹息归叹息，可怜归可怜，过几天也就把这事情给忘了。这时候的我，经受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挫折，正跌落在人生空前的低谷中，老婆走了、女儿走了，一双孤独的眼睛几乎看什么都是灰暗的，哪里还会关心他锯不锯腿的事情。虽然他家有两个儿子出了事，不是还有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儿吗，在村里也算是大户旺族了，哪里还用得着我操心啊。

仅仅过了一个礼拜，哥哥立文打电话来了，说是叔叔全贵死了，我有时间的话，让我回老家吃糕去哩。在我们那里，不管婚丧嫁娶，都是要“吃糕”的。

哥哥一家这些年日子过得很凄荒，家里家外一大堆烦心事，他这个人又天生一股犟劲儿，一年四季从来没个音信，这电话来的真是意外。不过想想也对，我爸现在已经瘫在炕上不能动，他应该算是村里的长辈族长了。但是，他告诉的这个消息就更让我吃惊了，心底不由得升起一股寒气：

“死了？不可能吧，怎么死的啊？！”

“不想活了，活够了，就上吊了。”哥哥说得很平淡，和说买了二斤豆腐没什么区别。

“他那两个儿子呢，还在监狱里坐着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他不坐着还能够飞出来？他们这一家子算是完了，大儿子早早死了，后来这两个儿子又犯了事，媳妇们都卷包上值钱东西跑得没影儿了。剩下那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不是打鸡骂狗，就是忙着从家里卷包东西，要不就是到全龙那个公司里去偷去抢，村里人也把他们过去那些烂事给抖了出来，乡派出所已经在村里住了好长时间了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咱这个叔叔真的是不死不行啊……”

“哦，是这样啊！那……千里他们那一家呢？”

“千里一家也快过不下去了。千里一出事进了监狱，他老婆早就带着几个娃娃回四川了，一直也没有再回来过，那栋小二楼放在咱们村里又不值几个钱，想卖也没人买。肉肉老汉也是两条腿突然全烂起来，千里当时还算孝顺，拉到县医院把他爹的两条腿全锯了，整天像个肉桩子似的躺着。这下儿子蹲了大牢，肉肉连病带气，我看也熬不了几天了。肉肉一死，那就连个看门的也没了。”哥哥说着，颇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意思。我不得皱了一下眉头：

“那……咱们村其他人，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其他人？反正各有各的活法，猪往前拱，鸡往后刨，都还不错吧。特别是去年以来，靠着那个垃圾场，分了不少钱，大家又找到一些新的赚钱门路，日子过得还马马虎虎。只是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几年死的人比较多，远房的我就没告诉你了。还有，就是烂腿烂手的特别多。咱爸那腿，是多年的静脉曲张，现在却是什么征兆也没有，突然就开始烂起来。你没看到，叔叔那条腿烂开了以后，疼得一天到晚满村里嚎，比狼嚎还难听，

早死早转生，现在总算是熬出头了……所以，有时间你还是回来一下吧，一方面送一送咱叔叔，另一方面也帮咱村里想一想活法，找个什么赚钱门路嘛……”

哥哥说话一向平和冲淡，不动声色，这会儿竟突然变得凄楚起来。

我沉默了，什么也没有再问。我知道，除了沉默，真的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

但是有时候我就想，我其实是不是也是一个谋杀者呢。如果我那天不告诉他会花那么多的钱，叔叔是不是至今还活在世上呢，我无法回答自己。

在印象里，我们这一姓的人是从没有求人习惯的，只有像董铁锁那样的无赖才四出求乞呢。爸爸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好多年，他所在的那个星火公司是全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。小时候就常听爸爸说，有个叫闻达的大官，上世纪60年代在公司的炼铁厂上班，就和他在一个小组，又在一个篮球队里玩，爸爸还当过他的队长呢。等我毕业的时候，这个闻达已经发达起来，当上公司副总经理了。那时我很想分配个好单位，谁知道一提这话，爸爸张口就说：“咱们家的人，祖上就这样，既不求人，也不用人求，无功不受禄，万事不求人，你还是听天由命，靠老公家吧。”所以，我和哥哥都一直怀疑，爸爸也许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叫闻达的人，他那话不过是胡吹瞎侃罢了。直到我分配到市经委，陪着领导到星火公司检查工作，闻副总经理提起这一段往事，我才惊慌失措地瞪大了眼睛……

在我的父辈中，也许全龙叔算是一个异类。不过这也难怪，因为全龙叔本来就是保国二爷抱养的，和我们家其实并没有血缘关系。保国二爷和我爷爷保家是亲兄弟，都是我太爷爷月喜老汉的儿子。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，月喜老汉就是拄一根龙头拐杖的老人了。窄长的脸上满是麻子，雪白的眉毛很长，雪白的山羊胡子就更长，一直能拖到胸脯上。在月喜老爷爷那一辈儿里，他是唯一健在的了，所以他不仅是我们的长辈，也是我们村所有本家的长辈。我们村本来就是一个大家族，一直到了月喜老爷爷手里才分了家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公平，分家的时候我月喜老爷爷得到的最少，除了带祠堂的那个大楼院，几乎是净身出门。后来日本人来了，那个带祠堂的大楼院也被一把火烧了，他就带着两个儿子常常为

别人家打短工。真不知道这个干瘦的老汉到底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，反正，等到解放前夕，我们这一支已经又赚下了偌大一份产业。四合头的院落两座，水旱平地更是有一百多亩。只可惜二儿子保国结婚十年一直没有子嗣，夫妻俩一天到晚不着家，男的抽大烟、逛窑子，女的就是个打麻将、玩纸牌，气得月喜老汉不知道打断了多少条拐杖。为了不把这样一份儿偌大的家业给毁掉，罢罢罢，再分家另过吧，大儿子保家勤劳，土地就全归他；二儿子保国不争气，就只给他分一处院子，看他还能够坐吃山空到什么时候。果然，没几年时间，二儿子保国干脆把这一处院子也换了银子，归到了我爷爷保家名下…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解放了！这下好了，我爷爷划了上中农，后来又升格为漏划富农；我保国二爷却是贫农，从此一直趾高气扬。至于收养全龙叔，那更是后来的事了。

我倒霉，就是从全龙叔开始的。

那是夏末初秋，一年中最炎热的一个季节。听说市委要在这么个时候调整干部，这不更像是火上浇油吗，机关大院里挨着碰着的人哪个心头不是一片焦土？一天到晚，电话、手机响个不停，走着站着三三两两的人都在交头接耳，各种含混的、暧昧的、惊悸的、含泪带笑黑色幽默的消息铺天盖地，就像副高压控制下的滚滚热浪。一连几天，我都陷在深深的苦恼中，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大清早一起床，老婆闻小妮就磨叨开了，说你这二十多年，已经一错再错连三错，多少机会全丢了，如果这一次再不努力，就一定在官场上死定了……气得我饭也没有吃，阴沉着脸就来了办公室。

我当一把手的那个单位，是一个常设性的“临时机构”，正式的名称很长，一般的人根本记不住。虽然级别不低，和县里面是平级，但全办公室一共才五个人，一个半退，一个请了病假，剩下两个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只有我一个孤零零地独守着偌大一间房，心情更是灰暗到了极点……就在这时，黑壮的全龙叔便一闪身闯了进来。

我当时正陷在自个儿的苦恼中，一见他更烦了，沉着脸没好气地说：“全龙叔啊，你怎么来了！我忙着呢，有事快说，是不是又为那个垃圾填埋场的事？”

这些年来，肉肉支书下了台，全龙叔就一直在我们村里当头儿。为了

村里的事，他似乎也没少费心血，但是眼看着周围七里八村的都富起来了，只有我们村还是全县出名的一个贫困村。全龙叔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倒是不错，开着好几家公司，在县城里盖着办公大楼，在全市也是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。我们村其他人就不行了，最大的出路就是到他的公司里去打工。这些年，为了自己和村里的事，他经常进城来找我，有的办成了、有的没办成，我也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村集体的、哪些是他自己的。有一次，听说星火公司在临河县里兼并了一个大电厂，我和这个电厂的总经理有点儿关系，他便突发奇想要引进这个大财神，在村里的大南沟里建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，我一听，笑得差点儿岔了气……现在的人，想发财真是想疯了！

全龙叔坐下来，歇了好大一气，才淡淡地说：“那事情你不要管了。我这次来，是专门来帮衬你的。我刚从一个大领导那里来，听他说很快就要动咱们县里的班子了，宦磊书记要回市委或者到省里去了……我只问你，到底想清楚了没有，究竟是下呀还是不下？”

他说罢，懒洋洋地在长沙发上躺下来，大口大口地抽着烟。

我的头立刻更疼了，根本不相信他的这番鬼话。官场上的事情，我都不知道，你个老农民知道个屁。但是又不好顶他，长辈嘛，只好冷笑着说：“下县不下县无所谓吧……再说了，这都是领导们的事情，所谓‘肉食者谋之’，我即使想下吧又能怎么样呢？”

“你呀啊你，你怎么能这样看问题？！”一听这说，他立刻呼地坐起来，几乎是手舞足蹈地大声嚷嚷着：“你这个人呀，毛病就出在这地方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死心眼啊！下不下那可是天上地下的区别哇，别看你现在和宦磊级别一样，说实惠，人家拔根汗毛都比你大腿粗，一年的收入你一辈子也打闹不下！再说你这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，是咱们全家的事、全村的事，你想想，你要是当个书记、县长，咱们村里还用建那个垃圾场吗！所以说呀，下是铁定的，而且要立马行动，决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死等……你瞧瞧，我给你拿过什么来了？！”

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，全龙叔进来时还拎着个破编织袋。他把编织袋从墙角拿过来，在我面前一打开，我便立刻感到一阵头晕眼黑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。

那是钱哪，一捆一捆，崭新崭新！像这样装着的山药蛋我见得多了，要说是钱，不仅我没见过，我爸爸我爷爷，包括在我们村那样有名气的月喜老汉，我相信也从来没见过，我当时都有点无法相信眼前站着的这个人，就是小时候一起耍大的全龙叔了。

起风了。故乡祖屋顶上的蒿草摇曳着，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。那座历经风雨的老屋子，大概很快就要坍塌了。